太玄闡秘

太玄闡祕卷九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文

罔直蒙酋冥子雲丁漢室陽九百六之阨一腔忠憤无所發洩特假此諷刺當時以罔爲直之徒誑惑愚蒙而世之受其惑者是如楚囚之冥然无知也范望不識妄謂此五者猶易元亨利貞之四德似未知末尾有天地神時行剛而惡入乎逆二句則通身諷刺皆見讀書固貴乎有眼以下反復論著皆子雲自爲造作之辭掩飾上文然句中亦大有諷刺之義在

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大惡未著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朕兆初萌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蒙者其欺君罔上之事不一而足皆可載筆而書之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秋金肅殺弒逆之勢已成故羣奸皆附而和之也有形則復於无形故曰冥首以方位

四時言者蓋以諸當時之人如盲鼓之不辨東西蟪蛄之不知春秋也有形復於无形言終歸於盡也

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再以四方言者欲如栢師之指迷也故罔者有之舍也有生於无直者文之素也文由質斯蒙者亡之主也禍因惡集酋者生之府也死生互根冥者明之藏也幽明相代罔舍其氣斂其剛暴直觸其類藏其羣醜蒙極其脩化其頑蠢酋考其親察其所愛冥反其奧歸於至誠此言五者之德人能自新則惡者可變而爲善矣

罔蒙相極直酋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陰陽迭循清濁相廢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已用則賤當時則貴天文地質不易厥位此推廣五者之義而極言之相極則日入於亂相勅則日入於治存亡治亂之機日夜相代乎前而人莫之省也

罔直蒙酋冥再提特起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言行人之樞機也樞機之發禍福隨之人知罔之感召速而不知玄之靈之不測也行則有蹤人皆見言則有聲人皆聞福則有勝鏘枚切同歷

醜則有形之謂直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冥也易曰直其正也今以不正之人而妄罰之有直罰已受其蒙既被其蒙則必至於酋展轉不已遂必至於歸乎冥矣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禍必有所始福必有所因人當謹之於始慎之於微故禍自可弭矣八十一家由罔者也指出著玄本旨天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故罔之時玄矣哉玄猶天也天道不可測人豈可誣枉以欺天故重言罔罔之時以警之也○罔不直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可欺也不可罔也集注欺謂誑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以理之所无今子雲創為已上諸說皆非罔字正義至此處方吐露出玄字正以見昧理以罔人者其如天道之不可測何是

故天道虛以藏之頂上天字來即以天道證玄道動以發之崇以臨之刻以制之終以幽之淵乎其不可測也曜乎其不可高也故君子落到自己又以人事證天道藏淵足以禮神發動足以振衆高明足以覆照制刻足以悏凝幽冥足以隱塞君子能此五者指上文言故曰罔直蒙酋冥再落再疊○君子證之以天道驗之於人事深懼爲衆惡所歸是以事未至而先有以刻制之隱塞之使不至墮入此五字惡境故深惡而痛絶之曰罔直蒙酋冥也

或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此惡人不明上文八十一家由罔而作故設爲或人問答之辭以發明中首九贊之義俾其由一首推之於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之辭皆所謂由罔而作者也曰賢人何天地思而包羣類也昆諸中未形乎外

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不可堪貧故也憂不可勝不可

勝亂故也故曰幽有賢人之量而後知小人之心雜有龍德之著而後知无因大受者否有日正於天而後知月闕其博爲小人盛滿也有酉酉之包而後知黃不黃爲失刑中也以下皆兩兩相形辭意自見惟上九爲運窮數盡氣數既乖鬼神有阻雖聖人不能逃何況權奸此賢人之所以懼而小人獨怙其惡而不畏何耶

神戰於玄何爲也曰小人之心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識虎雲而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虎性暴猛故識虎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雨降故知龍

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者也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君子脩德以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

尾可以爲庸也

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故大受性命而无辭辟也故曰否无因大受身之災也无辭謂不義之富貴而安處之必遭刑誅也辟刑也庳不可臨虛不可滿即地道无成之意也无而能有因而能作即代有終之意也

日正於天何爲也曰君子乘位爲車爲馬車軨音靈馬駘音介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爲主也車馬喻所乘以行軨駘喻所行之道備也唯聖人得天子之位足以當之

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何爲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林山殺瘦澤增肥賢人覩而眾

莫知極言滿損謙益之義

酋酋之包何爲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衆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義乎故水包貞

黃不黃何爲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終二者得其中乎君子在玄則正在福則沖在禍則反小人在玄則邪在福則驕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

顛靈氣形反何爲也曰絕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絕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君子年高

而極時者歟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賢者懼小人怙九迺運窮數盡之時雖聖人不能已其已窮之運故聖人原始要終知其如此是以生順死安以聽夫消息盈虛之數也小人怙其惡而不知懼其如天命何

昆侖旁薄大容也神戰於玄相攻也龍出於中事從也庫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乎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損贏也酋酋之包法乎則也黃不黃失中經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罔直蒙酋營羣冥也冥者陰幽晦昧之象羣冥指上文羣小之辭而概目之為冥者可以知子雲用意之深直睹過劉歆輩故覆瓿之譏公笑而不應也

昆侖旁薄資懷無方神戰於玄邪正兩行龍出於中法度文明庫虛之否臣道不當日正乎天乘乾之剛月闕其博以觀消息酋酋之包揹任乎刑德黃不黃

不可與卽顚靈之反時則有極罔直蒙酋乃窮乎神域再提作收窮乎神域者極言此四字之奇直揭出小人肺肝而使之无能逃遁也

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君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是一篇命意處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葉曰辟法也君者法之宗也仰天而天不倦至誠无息俯地而地不怠健順承天倦不天怠不地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未有諸此以天地人倫大義諷之使知敎君法天不倦不怠能盡人之道則能盡事君之道而爲純臣矣

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掘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同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法天視地而地測地視神而神窮神視時而時知化

天地神時皆馴而惡（平聲）入乎逆（常倫常掘鑿而求深之意視取以爲法之意聖人窮神知化與天地同其體用故能成聖成賢彼誦六藝以文姦言者直是罔直蒙酉冥之徒也惡足以當聖人功用洋洋纚纚演出此一大篇文字來末只以惡入乎逆一句詰問分明如畫龍點睛）

太玄棿（棿擬也舊訛棿易曰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棿亦象也棿擬之者以物象形而言其理也）

玄之贊辭也或以氣（葉曰謂陰陽五行節候之類）或以類（謂因家姓之義屬類而長之）或以事之骫（同委）卒（隨其家姓之事而委曲以終其義）謹問其姓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劌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葉曰劌切劌也問之以剛柔之姓審之以陰陽之家觀之以經緯之逢察之以事數之歸莫不因事驗理物各付物其有不得玄之情也乎此教人索玄求贊之旨）

故首者天性也首者八十一家之首辭也天性五行造化自然之性也衡對其正也錯綝音崩也測所以知其情攡張之瑩明之數爲品式文爲藻飾棿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此釋衡錯測攡瑩數文棿圖告十篇之辭皆以發明天性二字之義也

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无法則不成誠有不威棿擬之經法禮法成者成人也无禮法則不可謂之成人威畏也經常也綱常名教人之所畏也

垂褙稍衣褦舊譌消爲衣襚幅爲裳衣裳之制舊譌示以示天下棿擬之三八東方爲木衣裳象其枝葉覆被之象

比札舊譌扎爲甲冠矜爲戟被甲荷戟以威不恪棿擬之四九札甲葉矜戟柄西方爲金取金堅剛以爲甲戟備禦不虞以威不敬

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 眥識制 棿擬之二七 眥識涤○南方為火為禮際合也禮莫大於尊卑上下之分

鬼神秏荒想之無方无冬无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棿擬之一六 北為太陰秏荒空虛冥漠之域鬼神无形故想之无方祭嘗不時故祭之无度是以聖人制為祀典而後民神不瀆

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棿擬之五五 祭時於天盡力於地所以播百穀以養人也洪範曰稼穡作甘維酒維食皆土之力也

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幣國家以通萬民以賴棿擬之思慮 思者思其足國之方慮者慮其阜民无術

建侯開國渙爵般 同班 秩以引百祿棿擬之福 福因善致

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棿擬之禍 禍由惡積

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棿擬之八十一首臚陳也湊聚也羣辟諸侯也諸侯覲見於君如八十一家之繫於玄也

棘木爲杼侀木爲柚杼柚既施氏得以爂棿擬之經緯杼柚之爲物所以織也地以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玄以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四八九爲緯故取以爲象

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舊註繫石彈絲以和天下棿擬之八風聖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能調和天下使之同歸於善而不爲惡風乃天之號令天有八風能鼓動萬物通其候而宜其氣故太玄取之以配聲律亦如天之有八風也

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音石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棿擬之虛羸相錯者男女之體不同男奇女偶奇則羸偶則虛如易爻之有單拆也人人物物者言人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所以成造化而配陰陽也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別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舊訛不同棿擬之歲斛量也此條尋爲歲之節序參差不齊故歷舉日月星辰及樂之律呂數之奇耦並入世之父子兄弟帝王之所不同者一一比而擬之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甲至天元甲子至統朔分盡之時歷數不齊古猶今也可以見天地之運數矣

嘖以牙者童其角揮以翼者兩其足无角无翼材以道德棿擬之九日平分上文言物之不齊此條見物无兼足之理如虎豹之以牙齧食故无角鴟梟之以翼獵食故兩足惟人无翼无角必須材之以道德无道无德是禽獸也九日平分者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分則平故人當修己以有餘補不足則可以希聖希賢矣

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棿擬之晷刻存考察也荒渺茫也隱宥密也積晷以知刻累刻以成日一由外以推內一由近以驗遠

則天下无難明之事也

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棿擬之晝夜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流順也順以測陽晝之謂也逆以測陰夜之謂也

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

遵天之醜棿擬之天元玄文棿擬之者蓋以七百二十九贊不盡其類故設爲棿辭得以比義而推廣之索探索也述傳述也醜類也棿天行有度日月有經往已往來未來无或改造者謂歷法也歷法定則三統一元三元甲子先天地始後天地終无能出乎其類者也

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棿擬之罔直蒙酋冥天地萬物之胎胞也神者言其孕育萬物生生不已也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此喻漢運已終莽運方始擬之罔直蒙酋冥者直言剌莽也黜明此句正應首節維天肇降生民使之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五者皆天之所生人之所同也何以大奸巨慝獨與人異耶

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此復以水起者見天地內惟水爲馴順流而不逆潤物於无窮猶人之言行然行必主乎德則得其中言必歸乎法則得其正也言正則無擇行中則无爽水順則无敗无敗故可久也无爽故可觀也无擇故可聽也可聽者聖人之極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歸到天地紐合聖人倒施逆挽筆法變化不測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欲天從也之下擬諸地欲地之從也中擬諸人欲人之從也天地作函總句一日月固明五行該醜擬天五嶽宗山四瀆長上聲川擬地五經括矩擬人聖人作經取法乎天地故无違逆之事天違地違人違而天下之大事悖矣三者既違則其人之逆倫叛道可知故曰大事悖矣

太玄闡祕卷九終

太玄闡祕卷十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圖擬易大象

一玄都覆三方天以玄統地以方分三分其方所以該九州也方同九州方有三州枝三三而九載庶部三分其州共成二十七部分正羣家部再三分共成八十一家事事其中中指圖言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陽沆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軫轉馴幽推厤六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厤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此備言玄之覈合乎斗日陰陽四時五行六合七宿六甲以至律呂厤數莫不具於八十一首之中所以玄圖傳著而昭列焉

始哉中羨從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天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

一日百卉權輿乃訓感天雷椎椷音毯寶音談輿物旁震

半音珍寅贊柔微拔根於元東動青龍光離於淵摧上萬

物天地輿新此天玄也中天廼冬至故曰始權輿始

也訓問雷椎狀其始發聲也輿物衆物

柔微言物尚弱細拔根於元言物得元氣而挺舉也

青龍東方七宿也光離於淵言陽氣漸出於幽深之

地摧上推而上也輿新言物受天地春生之氣莫不

欣欣而向榮也此形容其陽氣之始萬物初生之時

也

中哉更睟廓此亦三天之名通主一百二十一日半象天重明雷風炫煥

與物時行陰酉西北陽尚東南內雖有應外𣶒亢貞

龍翰翰飛也舊訛幹也於天長類无疆南征不利遇崩光玄也此地

更天起穀雨故曰中重明純陽也炫煥光明貌酉就

也蓋四月六陽已極五月一陰始萌內應謂陰萌也

𣶒偏也外亢謂陽極也南征不利謂陰生於南方遇

崩光爲衰謝之始也此形容其陽極生陰物盛將衰

之時也

終哉滅沈成此亦三天之名通主一百二十一日半總九天共計三百四十四日半爲一歲之日數

天根還向成氣收精閱入庶物咸首艱鳴深合黃純廣含羣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邪謨高吸乃馴神靈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酋貞此人玄也滅天起處畧故曰終天行始於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方故曰天根還向也成氣收精言氣將斂藏也庶物衰落皆始艱苦而悲鳴黃純黃泉之純氣也謂十月之候泰柄斗柄也雲行如雲之行也時監地營謂斗柄時指視地之營域而分十二辰也邪敧側也謨範圍也吸繫也大道推北辰正對天心其餘三垣七政二十八宿皆乾罡之氣吸之旁行運轉天上故曰邪謨高吸乃馴神靈也至此則一歲終始之功咸就正矣

天甸其道地祂其緒陰陽雜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靜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

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能貴飼治也柢順其紋理而析之也

天包乎地地承乎天陰陽之氣互施而男女之形質分矣天圓成規地方成矩規則動而周營於外矩則靜而安物於中周營所以成神明之德安物所以就類聚之功類聚則无物不備故能富神明則无化可先故能貴此一節極言天地之功用而兼統乎人也

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總結圖中一玄都覆三方之義玄之道即天之道天之道即人之道天統萬物故以天名之而道即人之道也一理萬殊萬殊一本可類推也

玄有二道二從溫公本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始終貞也葉曰一則玄之體也三則玄之用也三起者三其方為九州三其九

為二十七部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家皆以三起而成四位也三生者分思福禍以為三重而思福禍又復各自為三而為九贊之皆位也同本謂皆始一離生謂家極於八十一贊極於七百二十九也雖其數同出異生莫不本於天地之常也是以推之於上下則其理无不備逝之於九營則始終无不正故可以備占筮而知吉凶也

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

葉曰此承上文言中天始於十一月成天終於十月每羅布重數九天而行其行計四十日半不言半者舉成數也

誠有內者存乎中

中天主十一月

宣而出者存乎羨

羨天主十二月訖正月

雲行雨施存乎從

從天主正月訖二月

變節易度存乎更

更天主三月上旬訖四月中旬

珍光淳全存乎睟

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

虛中弘外存乎廓

廓天主五月下旬訖六月上旬

削退消部存乎減

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

降隊幽藏存乎沈

沈天主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

考終

性命存乎成【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自晬天之前狀陽氣之生馴而至於極盛之時自晬天之後狀陰氣之萌馴而至於極衰之日以爲一歲始終之運也】

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耶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計會計也反再陳之也西北亥位亥爲十月卦氣屬坤午雖陰生而陽尚壯至亥則純陰而陽氣盡矣東南巳位巳爲四月卦氣屬乾子雖陽生而陰尚盛至巳則純陽而陰氣謚矣故西北東南之隅陰陽之美俱盡】

攷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絶乎九【此推言九贊盛衰之義】

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劇莫困乎九此錯言九贊始中終歸哀之義

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此錯言九贊思福禍三位之所以爲始

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此錯言九贊思福禍三位之所以爲終

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此錯言九贊思福禍三位之所以爲中

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宮也九位設而君子小人之道莫不具於其內也此結上文之意

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

至九者離咎而犯菑此分九贊作三截以看盛衰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此分九贊作兩截以看盛衰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數多謂五以上六七八九也數少謂五以下一二三四也貴而實索位高而作消賤而實饒位卑而作息索衰索也此雖因數及理然言世變盛衰互相倚伏至爲精當天地生物之理亦然外面枝葉茂盛而本根已虛外面枝葉彫枯而本根反生息矣天地盈消亦然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禍逝此句從溫公本舊脫落禍至而福逃幽潛道卑亢極道高葉曰幽潛謂初以上亢極謂九以下道卑謂謙道高謂驕此言造化互相倚伏通結上文數節之意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日月合離者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之義兩兩相闔謂河圖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

與十合此推言造化之理卽五常之道也

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葉曰晝夜長短以夏晝冬夜互相塡補亦各分齊而此言晝數多夜數少者蓋玄數止於九爲陽數者五爲陰數者四是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晝者三百六十五爲夜者三百六十四故云然也下復推言陽盛陰微陽全陰缺之義明晝多夜少之理也

一艮與六坤共宗二震與七離爲朋三巽與八坎成友四兌與九乾同道五天與五地十相守葉曰此河圖數卽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也

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方平正之道可

得而察也規謂天圓矩謂地方繩謂南北爲經而直準謂東西爲緯而平由玄具此理所以從横天地陰陽之道擬其神明闢其幽昏之奧故於天下之道皆可得而察焉

玄有六九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葉曰六九者蓋天地人綜其實各有十八故爲五十四三六十八二九亦十八二者不殊而分策儀而爲二者蓋策以三而行儀以兩而配也所以玄皆十有八用也

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爲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太積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始數十八終數五十四并始終共得七十二數以七十二數折半得所用三十六策爲泰中之數以三十六策乘七百二十九贊則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泰積之數以七十二策當

一日除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凡爲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於歲法尚少四分日之三故以踦滿以備進退盈縮之度以合一歲之日而律曆之道行焉

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去聲]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无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无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既无餘分又値甲子歲首也自漢太初十一月甲子朔冬至起元无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无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无餘分至是復再起元也蓋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此天地運數一終也○禮按子雲以曆數配玄所以警人心而明世運也考太乙統宗以上中下三元紀算從黃帝六十一年起爲上元甲子至　本朝嘉慶九年止爲下元甲子統計七十五甲子若再算至嘉慶乙亥歲計共四千五百一十一歲即從黃帝元年起亦僅得四千五百

七十一歲較之太玄三統一元之數尚少四十六年爲一大終也惟皇極經世所謂一元者與泰積之說異邵子日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人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无窮矣自寅會巽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甲辰之時也又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今從獲麟一歲再算至　本朝嘉慶乙亥歲止則爲數更多若以一元六甲盡爲天地運數一終較之則渺乎小矣而子雲設爲此說者蓋甚言天地終窮尚有厄運人可不早爲猛省乎

太玄告

玄生神象二神象二生規規生三摹三摹生九據玄一理也

神兼理言象以氣言規言神氣二者圓而不滯也又規者徑一圍三已具三數故生三三摹摹者言其形象可摹索也九據九贊之位可依據也

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三索而三玄之道備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天地人又各自爲三位也

下欽呼合切上欽出入九虛小索大索周行九度欽猶合也此承上文推言九贊之相合陰陽家之相錯也上下相合謂初一與次六次二與次七次三與次八次四與上九也九虛九贊之位也小指陰家大指陽家玄以九贊當四日半合陰家陽家通得九日一日即一度也

玄者神之魁也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魁始也藏也神藏於玄之中玄者妙萬物而无不在萬物莫不

本之以始也西北純陰萬化未兆故不見黃泉潛氣萬物未生故不形思慮入神未致其用故在心腹鬱化精氣之所由生隱魄榮體之所由藏含至精理之所由出

天穹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瞢瞢音泯而處乎中天渾而攡故其運不已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瞢瞢眾多之貌渾而攡言其圜而轉也隤而靜言其隤而安也不已天運无窮不遲地道敏樹

天地相對日月相劌山川相流輕重相浮陰陽相續尊卑不相黷劌會也此言物必對待成體无孤立之理所以成變化也是故地坎而天嚴月遄而日湛五行迭王去聲四時不俱壯遄速也湛遲也多險阻故地坎不可升故天嚴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月速一日止行一度故日遲迭王功成者退不俱壯物无並盛之理

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昴則登

乎冬火則發乎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其中昱明也昴十一月昏之中星書曰日短星昴火五月昏之中星書曰日永星火不言春秋者舉冬夏以見之也南北定位兩極爲之樞東西通氣三辰之所運此一節蓋言日月所以分晝夜中星所以正四時南北所以定天經東西所以行天緯而萬物莫不包羅於其內也

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尅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賞也五行有相生有相制相生所以爲父子相制所以爲君臣

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滿謂日斗所行所指有常故可書虛謂月所行不常故不可書此蓋以有常而御无常也歲甯悉一作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恙憂也甯恙言无憂也蓋節氣爲歲月朔爲年歲道常舒

而有餘故无憂年道常縮而不足故有病是以十九年而置七閏以償還其不足之數也

陽動吐陰靜翕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陰陽之道也

天彊健而僑蹻音躆據音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日有南有北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无冬无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朓朒側慝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无已也故玄鴻綸天元輿而拊之於將來者乎僑躆動作貌天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復與日會晦而月見西方為朓朔而月見東方為朒側慝失正行也雌雄之序謂大小月鴻大綸網也天元即上元甲子朔旦冬至拊猶持之也輿拊謂章會統元之法皆所以拊制人事於未來世也蓋日與天會會而成歲月與日會而成月此其常也而有朓有朒有側慝此其變也聖人察乎其變而但律乎日月大小望朔之常經之於无已者法天也玄之道與天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拊制賢奸使賢智不得踰

其度大妍不能逃其網將來二字與上无已相呼應

大无方易无時然後爲鬼神也神遊乎六宗魂魄萬物動而常沖神陽神鬼陰神詩曰皇矣上帝臨觀有赫又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鬼神之謂也人可不畏天而不畏鬼神乎是以提出鬼神以爲將來之驗也神遊乎六宗者言其變化往來神妙萬物而莫能測也魂魄渾沌無知貌動而常沖者謂吉人遇之吉凶人遇之凶如虛舟之无心而觸物也故曰沖

故玄之贊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大也不盡其彙上連下連非一方也遠近无常以類行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窮下際上言極其高深曲端散聚言極其精一不盡於味不盡其彙書不盡言也非一方以類行觸類而長也是以或多或寡事理務近乎明達而已結出贊辭旨意之深冀讀者之玩味而紬繹之也

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天地人事其理一也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勿謂天高而人事遠也

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逾邁逾往也相盪謂化古成今彌者補縫其闕陷陶者和其水土而摶埴之也由其神明不窮所以生人生物亘古今而不息也此明上文言天地之道

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故有祖宗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實告大訓此明上文言人事之理人事有盡而天地无窮何苦以百年必㪚之身而作不忠不孝之人遺臭萬世耶此諷莽也其言隱而不露躍如也末句點明告字爲太玄一部結穴

太玄闡祕外編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述玄　　吳　陸　績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鎭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

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
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違加緣先生詢於芻蕘之誼故遂
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
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
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
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
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
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
爲後世所尤而已昔揚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
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賛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雄祿位容貎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揚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

之以待能者績論數君所云知揚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為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復優乎且以歆歷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為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雖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

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揚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

替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
昔詩稱世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
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軟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
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
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
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解贊　　　　　　　　　　　晉　范　望

贊曰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繫亂世遜退
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
當衰周而述春秋爲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

不中覈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爲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譚謂之絶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眞爲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祕奧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尙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歴久傳寫文字或有脫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爲繁多於敎者勞於誦者劬望以闇固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覩後轉爲郎讎講歴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

覲闕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錄宋所長
掯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
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懼
不能發暢楊氏幽微之旨禆闡後學未覺也

讀荀

唐　韓　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
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
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
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
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

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孔子之道得孟氏而尊孟氏之道得揚子而益尊是揚子之書不無可取大醇小疵斷得定情亦平允伊川謂退之以六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斯言得之矣聖人之門傳道者雖游夏尚不能無偏況下此者乎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宋　曾鞏

蒙疏示鞏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

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于莽特于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于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

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其輕較其輕重辱于仕莽爲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于乎且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

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見也于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于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于義命有所未盡故于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

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

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于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謬質之于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東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書揚雄傳後

明　王世貞

自孟子歿而有荀卿氏荀卿歿三百餘年而有揚雄氏中間若董仲舒之正毛伏以下之專于其經術若有補焉而未有立言以維持道統者揚雄氏始準周易而爲太玄準魯論而爲法言法言之所結撰要在于尊周孔辨術治經一時已稱述之至昌黎氏而尊涑水氏而信

涑水氏之于孟子不能信而獨信揚雄氏揚雄氏之出處其爲亦未有訾之者獨不能不微恨于劇秦美新而紫陽氏之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褚淵歷姓之馮道所不加者而加之于雄是雄之名遂詘人之齒頰而其身毋所容于聖門之籓籬矣及考其傳而推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亦有大可原者當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竝哀帝之初復與董賢竝莽賢皆至三公附貴勢所薦引可立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而雄復不佞以耆老久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所以濡滯而不去者以去則莽必恨之恨

之則必追而戮之即不恨必且召而有龔勝之事雄見夫莽雖奸然自唐虞以後所創有未嘗稱干戈以覦劉氏之社稷而身又不當抒圉之任如是而死孔門之所不載而微箕之懿戚尙且受封于周而謂之仁是以浮沈待盡以存五世一綫之息耳至于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即有之亦投閣之後不得已冀以瓦全且所劇者秦耳而不及漢所美之新美于秦耳不美于漢也不然涑水氏能斥馮道訛介甫而獨雄是恕乎哉紫陽氏之深意吾固已知之即文中子之賢尙議其僭攻其瑕而朱之統遂接孟子矣何況區區一雄哉

拙序撰自嘉慶甲戌未暇檢閱諸家今春偶讀元豐類稿弇州讀書後有揚子雲事恰與鄙意合竊怪古

今為子雲訟枉者往往不中肯綮故未足以解小儒之惑而釋其疑惟曾王兩先生文詳明曲盡實已先獲我心恐不知者以予為勸拾其說也夫子雲以一代大儒著書樂道泊如自守乃不以名節為重敢於干大不韙於當時雖愚者弗為況子雲耶後儒既昧於讀玄不知刺莽又未喻作州箴十二官箴十六以寓勸王之意徒以不死仕莽責之豈能服子雲之心於地下哉爰錄諸家論說於左以俟後之君子質之乙亥孟夏朔旦

素村又識

跋漢書揚雄傳後

國朝汪琬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

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裔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

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予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子雲生卒考

全祖望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君山新論謂揚子雲以成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納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為子雲未嘗歷事諸朝美新投閣乃出自謗傷之口相傳子雲甫歿即有雠人私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足以湔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言當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

草剏太玄有以自守客有嘲其玄之尚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肴目倘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況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歷歷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峰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間故不

久郎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蓋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峰既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强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蓋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尙書謂新論在明季尙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讀揚雄傳　　鍾惺

作文章以求名於後世是極危不可必之事讀桓譚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數語爲千古著作人寒心雄解嘲篇云探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四句極力寫出太玄之妙知後人決不能看到此故代言之此作者苦心也然文章之傳傳於精神精神者誠也雄之傳盡精神爲之於何處得其精神寂寞清淨是也

史論　朱少文

予讀綱目至書莽大夫揚雄死未嘗不爲褚淵沈約焉道羣幸也豈以雄爲賢耶故特誅之耶然既爲莽大夫矣賢亦可知矣而加於此不加於彼何耶但雄既心乎

莽矣又不能如淵約道輩取卿相而博封侯何耶考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與王莽劉歆比肩於成帝之世哀帝之初莽居三公所引皆立至卿相而雄復落落一官三世不徙何耶及莽篡漢劉歆諸皆以符命頌功德而侯雄旣有劇秦美新之文而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何耶然劇秦美新之文究本傳亦未之見何也然則雄亦徒有莽大夫之稱而其實並未享莽一日之報淵約道輩身享賣國之福而死後復免賢者筆削之誅雄其千古第一不幸者哉

墨池準易堂記

宋 何 涉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

其常爾揚子雲歷漢哀平新莽際號爲名儒聲光馮馮
雖千百年亡輒衰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
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
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薨薨
如蠅營營侵侮讙譊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
宅巋然下據不被廢撤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爲世所
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據蜀土僭立
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揚子雲果何
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爲倉庾地至知祥祀世及皇
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李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
廩化作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隖以休養卒徒

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曆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爲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肰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阯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壇塈澳涊時方議疏葺而公遽追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間獨至睹荒圮渺莽咨嗟久之且云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逮它箴頌其辭義奧遠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褾襮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爲孤陋用其道反黜其迹如聳善拔俗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樞密程公學據壼宦人推宗師扶乘飆流敦尚名義聞說命取良材克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黃冠師卽平時叛吾

教訓佗說以自誇者亦歡欣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置交帶垂若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黝堊之事畢成君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該若衣藻火以退塗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為之記時

慶曆八年

新修揚子雲草玄堂記

明 范涞

蜀自蠶叢立國神明之胄輒有鴻裁今所傳詩四章質雅道眞實寶惟德厥訓遠矣故代有發藻聞奇如王子淵司馬長卿以下𤯝非藝林亦懺哉要之鬱文龍虎各以詞勝於道眞無與焉維時揚子雲氏深沈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楊諸賦尙土苴一斑勿論論其大者爲法言又爲太玄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羲文周孔所未洩卽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能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蒙投閣美新訛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韙身自爲之雖紫陽文公尙未暇呼暑其枉剟瑣瑣者耶不敏稽古證今知子雲必不仕莽者爲說有五古者擬人必於

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久矣孟子何如人並駕推尊則揚可知也史稱郫縣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大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孟皆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臭味也先後同時州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理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莽已專漢政伊周自哆乃簡袞一卒愛於千金是何落落也恚丁傅董賢用事託志於解嘲知玄知默惟寂惟寞又屢斥公孫弘之容而日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夫既以咳唾為華袞詎肯以出處為溝壑且素羞比於嫈龍又豈失身於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為郎

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夫夫者後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蓋桂之性愈老愈烈即反面事其所不屑莽安肯信之況莽篡逆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眾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有所獻莽遂誅尋棻投諸四裔子雲固同官於莽而素不附莽者也若先時乘其大逆而傾身以殉則可驟貴加封爵之榮若後時復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借之洩怒以示天下而有棻尋之戮兩者子雲無一焉此以其行而知之嘗讀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疊疊數千言未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

卒攷子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己丑至莽篡位建國元年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牴牾也即始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餘子雲無耄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攷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即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乃云媚莽受爵不大謬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前代名家爲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姑不引若陸公績之述玄也遡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所

崇尚而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建立玄經與周
公繫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考之古今宜曰聖人
司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辯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富
貴贊美伊周諷莽北面曾子固答王深甫之論雄書也
比於箕子之明夷又擬於孔子之堅白惜其於雄之事
有所不通且求其意而未明辯事莽之非殆抱遺憾然
尤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於韓退之玄經首則美
厥靈根雖程叔子深有取焉邵堯夫王介甫亦每尊信
其說而叔子又謂閣百尺未必能投介甫直以投閣爲
妄皆可爲斷案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具有始末
辯美新辯且曰揚雄谷永並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

非雄文猶史載子我仕陳恆孔子恥之指爲宰予而不知闞止亦字子我也敘贊之詞傳失其實蓋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雄書極嘆子雲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述事若此敘贊若彼不幾自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諸儒之論覈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之憸壬立心稔毒者何限盛名之下不借附滋多夫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變幸爲捷徑者借孔子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有八類當時名高者所爲安知不忌子雲之軋己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懿爍炳炳麟麟襲其毫吻臆險矣哉不斂官豫章嘗

欲與友人著古今平反錄一書首白子雲而力未逮歲丙申承乏參蜀藩詢子雲故里在署武擔山南復閱舊志宋慶曆間何涉記墨池有準易堂繪子雲像池心築臺其上有解嘲亭宴會之所有吐鳳軒今皆失其處獨街旁碑石一片鐫墨池二大字乃耿中丞子健曩守郡時立者字出米元章筆點畫風致而墨池遺跡淹於賈區蕪穢潢汙寄足無地因檄成郡施令所學核籍求之會左伯程公叔明已先下其議施令遂商之華陽張令旋共聞之郡守協心力以應左伯又請之蜀國主樂捐池北店十一架地縱十一丈有奇橫二丈有奇池左地縱丈同橫得二之一居民業近池畔願售者給其值亦

得地十丈有奇時觀察使沈公大參董公學憲王公巡憲劉公少參黃公閫司徐公淡公遊擊劉公各以薪鏹助復有右伯劉公觀察兼軍驛吳公以公事旋助亦如之而一切經畫悉受成於左伯督理於施令構材必擇鉅麗者石理瓦甓必擇堅緻者卜吉興事抱坎面離北爲草玄堂六楹翰軒敞豁黝堊絢采稱是堂前爲平臺臺前即壘地搆闕逾於舊址甃石以方之地前爲西蜀子雲亭堂後開隙地植陰木納涼堂左右爲庖湢兩翼兩翼之南爲碑亭二又南各遶地爲欄砌餘亙相望可蒔雜卉奇葩列文石映清波以憩以游談學娛賓無適而非適錦城勝跡蔑有右之者堂東爲儀門外爲大門

繚垣蓋覆完密一周總計亭堂池地廣一百二十六尺袤倍之二門地袤六十餘尺廣半之垣圍共八十六丈四尺工剏於丁酉仲夏竣於戊戌孟冬所費緡以五百計諸司道前後二郡守二邑令所助得二百餘緡外皆左伯約己積贏以濟之上不煩官帑下爲貧民食其力落成諸公以遷擢行者六七人獨左伯學憲偕不敏暨茲歲繼至右伯周公觀察使王公前郡守轉今巡憲陳公共登堂融洩移日徘徊弔古聚散興思各溢於題詠之外酒酣耳熱左伯復興爵揖不敏子每聞子憤揚氏覆盆今有其地矣表章先哲範茲來許監司者事也請屬詞不敏愧無文而夙昔私蓄欲借手以雪又憶慶曆

墨池記亭堂諸製皆當時樞密程公敦尙名義取材辨方乃致厎績歷今六百年復鼎新於程左伯聲應氣求遠相符合數豈偶然哉爰述子雲本實并搦構歲月著於篇且使天下後世有抱道好修者知浮議不能掩其光雖千載而下猶有知己何損之有而汙蟻高良自謂得計者知愈久愈干公論何益之有玆役也其於世教人心庶萬一有補焉

漢揚雄墓記　　明　郭子章

予入郫進諸生問揚子雲亭對曰子雲故有亭已改爲書院祀揚子其中已復改爲學宮移揚子祀鄉賢無復亭矣問揚裔對曰郫無後揚子者予曰揚子五世俱獨

傳一子宜不蕃今海內亦鮮揚姓者徵獨郫也問揚子
墓對曰在邑西二十里蕪穢不治里中兒牧其上行道
嗟憐予曰是郎非侯芭所名玄冢者疑衣冠葬也不宜
盡銷滅乃檄有司封之土周遭樹以柏下令禁樵牧成
都守耿子健暨郫令李某請題其墓石予題之曰漢揚
法玄先生之墓子健手書之付郫令勒之石郫人而後
乃今知死士壟貴矣夫法何也法言也夫玄何也太玄
也揚子著書繁富如反騷廣騷畔牢愁甘泉羽獵等篇
至老而悔之獨法與玄其大者蔡中郎題太邱曰文範
顏延之題元亮曰靖節皆其大也嗟乎世之訾揚子者
訾其不死漢而臣莽予師胡廬山先生爲揚子辯未仕

莽累千言顧亦未有確據美新安漢二篇卽揚子百喙無以自解予謂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揚子之心蓋亦有不得已焉者且古今國亡而死者度不死無爲也其不死者忍其死將有爲也殷亡矣箕範未衍箕子何以死子糾亡矣春秋未一匡四稱入覲諸書未就管仲何以死司馬遷辱矣史記未竟遷何以死故曰死有重于泰山又惡知法言太玄二書不就於漢亡之後耶又惡知揚子之不死不爲是邪予因題揚子墓而系之法玄明不死意也嗟乎李令伯嗤漢爲僞朝予過彭山冢嶽嶽若封譙周勸後主降魏而千年一邱坐据充國之堂又何于揚子過之深耶而不一

竆其極區也

漢書子雲敘傳　　　　　　漢　班　固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長門輟而覃思草
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㠯章厥身

子雲像贊　　　　　　宋　張　俞

子雲潛眞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譔法著玄統
貫天人道德之首譚儔絕倫

又　　　　　　宋　宋　祁

卓哉子雲爲漢儒帥準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濫淫我
獨正聲譎怪縮藏孔道光明散也致嘗謂抵聱蒙惟譚
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曰漢中天果不吾

歟

太玄闡祕外編

太玄闡祕附編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江都陳本禮纂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太玄賦

讀太玄賦已盡一書大意可作先生自序文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禍福之來甚速勿謂天高可欺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觀雷觀火其事易見自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媺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

網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傿祿古仙人名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翺翔於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踰躡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

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

首山兮斷跡屬鏤何足稱兮悴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
於此沈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制以鑕鐵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

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
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
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如何今子
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

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李安溪曰解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

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卽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

何義門曰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退之進學解不能及也 本東方之體而恢奇淵深過之

解難 客有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

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
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
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撇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
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
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
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
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太味必
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

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獶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反離騷 史稱子雲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 諜譜也言自伯僑以來可得而致也 流於末之揚侯 雄系出有周食采于揚 淑周楚之

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 淑善也言其先祖去汾隅因江從巫山居經河及江也

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淮往也記書記謂弔文惟也諸不以罪死者曰纍同關

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 天軌猶言天路辟同闢言天路不開使純善貞潔之人遭此離也

紛纍以其淟涊兮 淟涊濁也 藏暗纍以其繽紛漢

十世之陽朔兮 十世從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迺稱陽朔 招搖紀于周

正 招搖斗杓星也周正十一月言以此時弔屈原也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

之方貞 自漢十世以下乃雄自論己之所履行皆法乎天地也 圖纍承彼洪族兮

以下論屈原 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

綦 欃槍妖星綦履下飾也 纍初貯厥麗服兮 麗服謂扈江離辟芷秋蘭為佩之類 何

文肆而質𧸘 音械文肆謂遠遊乘龍等語質𧸘者謂世不用己而自沉也 資娵娃之

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 娵娃美女九戎被髮髢雖珍好無所用也原以高行仕楚猶資

美女之髭髴于九戎而求利必不得也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鵞之能捷捷及也騁驊騮以曲艱兮曲囏艱阻屈曲之地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榛榛棘刺銛利貌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楚王既信椒蘭令尹子椒子蘭兮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同荷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眾士競善美女競容競爲佳麗之態似相傾也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龍以潛待雲爲美此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美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泩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

垂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離騷精瓊靡以爲粻餐秋菊之落英將以延年何以自投汨羅速其天年豈不言行相反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蓋欲留日後行何乃解轡縱之奔馳迫于崦嵫耶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已先縱轡奔馳鸞皇雖迅速飛騰尚不能及何況飛廉雲師之行裝未具耶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離騷貫薜荔之落蘂雜杜蘅與芳芷及申椒菌桂皆以自喩德行今何爲白投江湘以喪其芬芳乎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離騷說操築于傅巖兮武丁用之不疑雄既攀援傅說何不信其所行見用于

世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言原既終以自沈又何惜芳草而變鶗鴂耶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逸女離騷命豐隆求虙妃又曰望瑤臺見佚女此譏其執心之不定也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崑崙以轇流猶周流也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女尼據仄仕也高邱謂楚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言既無鸞車則不得雲駕八龍也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此譏其哀樂不相副也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攺自古聖賢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其如楚王終不攺寤何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同復於舊都兮何必淵淵與濤瀨言孔子尚遲遲去魯屈原何獨不懷郢郢而赴江湘也溷漁父之餔歠兮潔沐浴之

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按公文作于成帝改元陽朔適河平五年也公時二十九歲正大將軍王鳳専政五侯驕奢竝作威福識者已知其有危劉氏之語是時公尚在蜀未登仕版然見天下荒荒不能藎忠於朝以抒國難反騷之作蓋以弔己非弔屈原自岷山投諸江流因懷才未試捧轂無人與屈子之放逐無異故讀屈子之文而悲之至於流涕不然何以遲至年四十始遊京師哉

跋

昔陸績述玄謂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其言似爲誇誕然細核其當時情事朝無骨鯁士皆姦黨故子雲憤筆而草太玄蓋欲以天道正人心借陰陽爲綱紀引厤律作爰書也後儒不悟其旨輒譏其擬易僭經遂使子雲一生苦曲幽忠莫白於世閒嘗披季漢秦宓傳稱其泥蟠不滓行參聖師其峻節高風推重當時則其不事莽也明矣且更讀陶靖節詩曰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爲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則知子雲於改革後殆絕口不言漢事矣其校

書天祿閣者亦明哲保身之意也莽大夫晉處士皆朱子綱目特筆然則靖節所取以爲傳類者其人非歟靖節不爲五斗而賦歸來子雲校書天祿絕口不言漢事迹不同而其志則一也自漢以來論說紛紜總未有發明其心曲者不意於詩傳中得此數語真不啻起九原而骨肉之矣秦陶二公皆當世大儒且去漢近自必文獻有徵較之恃私議以逞空談者必有異矣嘉慶丁丑中元日邗江逸老素村禮自識時年七十有九

陳本禮字嘉會號素村江都人先世由西鄉陳家集遷郡城南之角里莊幼好學詩文吐弃一切雅好書籍收藏至十餘萬卷所著有屈辭精義漢樂府三歌注協律鉤元急就探奇日瓠室四種其未刻者焦氏易林考正及此書也續彙刻書目亦謂未刻而載其名案素村先生是書大抵博引各家注釋而精擇其有義理者一一發明又於先賢所繪諸圖中復究精義製方圓一氣圖並坿筮儀集說及漢書雄傳年考力爲雄白其太玄之作刺莽邪也曲體子雲之心而抉幽摘伏爲此刪祕一書素村先生之本意也書成於嘉慶二十二年先生七十九矣另紙存李申耆先生一序次年先生卒未及刻

其子逢衡字穆堂江都老明經曾著竹書紀年集證逸周書補注等多種保愛先人手澤舟車南北未嘗暫離迨穆堂既老且貧又無子舉以付匯川黃生冀黃可以刻之也蓋匯川曾購冊府元龜版以印書牟利而茲書想是因其太冷而終置之咸豐癸丑之亂匯川死於難越廿餘年此稾流落於市光緒四年三月鋆適見之以番蚨買歸并將另紙李序錄於卷首姑爲什襲存俟博雅慷慨君子閔而刻之未始非闡發幽光之一事也鋆蓋有厚望焉光緒四年四月初七日儀徵汪鋆謹識

陳先生注太玄以伸子雲之志又輯外編於陸續述玄范望解贊外采唐韓愈宋曾鞏明王世貞　國朝汪琬全祖望諸文以證意與古合世衍校勘既成又得宋孫明復小集辨楊子一篇其文曰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

懼來者蹈游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
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
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
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
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
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
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　疑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
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
於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
以周　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

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盡根於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此篇尤與先生意合謹附列於此光緒壬寅五月貴池劉世珩識

